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孝感天 第一回 為母病舍兒還願 因歉年賣妻尋妻

人生天地之間，須當以孝為先。 貧賤富貴總由天，不可胡行奸險。  
行善天必賜福，惡者宜降禍端。  
若能積德行方便，美名萬古流傳。

《西江月》罷念，引出大清康熙年間一段故事。〔主人〕出在江南樟榆縣雞套地方，姓趙名便，每日打魚為生。雖然貧寒，事母至孝。乃父早亡，母親黃氏撫養他成人，娶妻馮氏，生一子今方四歲，生得天庭飽滿，地閣方圓，眉清目秀，唇紅齒白，祖母愛之如同掌上明珠。這黃氏太太是年邁之人，猶如風中之燭，瓦上之冰霜一樣。忽然一日間，身染重病，著牀不起。請醫服藥，醫藥罔效。趙便至半夜之時在院中焚香，望空禮拜祝禱：「弟子趙便懇求空中過往神靈，保佑弟子母親病癒，情願將弟子小兒到娘娘會上祭了火池。」許願已畢，叩頭站起，進房視母之病。亦是孝心感動神佛，母親病已痊癒。〔趙便〕心中大悅，遂到自己房中，對妻馮氏將許願之事說明，又言：「咱家寒苦，每日買來食物與母用，其子必分母食。孝母日短，生兒日長，賢妻不可將此事對母言。」馮氏假意應允，只當丈夫所言是虛，未將此事放在心上。

日月如梭，不覺春天已過。已至四月初八日，乃是娘娘廟神會之期。趙便為母許下焚兒之願，廟離村二里多路，趙便抱起孩兒前去還願，哄母親只言前去逛廟，向外而去。馮氏知曉，遂含淚至婆母面前，將丈夫抱兒祭火池還願之事訴說一遍。黃氏太太一聞此言，只嚇的魂不附體，悲悲啼啼。婆媳忙不迭的鎖門往外奔走，驚動街鄰婦女、老翁等人相隨而行。

且言趙便抱小兒，不移時來至廟前。進了廟，進殿拈香祝告：「弟子趙便以小兒還願，求神聖收願，保佑弟子母親身體康健。」祝告已畢，叩頭站起，遂將小兒向院中火池中一擲。只見香灰一崩，猶如平地打一霹靂，一陣狂風將池中之火及香灰並塵土衝上半空，天昏地暗。風過去，不見小兒那裡去了，滿廟中人紛紛議論這事奇怪。忽見黃氏婆媳跑進廟來，見趙便在那裡發怔，不見小孫孫在何處，必然是被火焚死。黃氏太太就要碰死，那些上會的人及燒香的眾人拉著勸解，都說孝心感動神靈，小孩不致於死。忽然一陣大風吹滅火池中之火，定有神聖將小孩送回家去了。他婆媳聞此言，看那火池中，果然灰火皆無，心中半信半疑，只得母子三人一同回家。哪見小孩在家？黃氏太太晝夜想念孫孫。一日馮氏臨蓐，雙生二子。趙便去埋衣胞，刨出一甕白銀，從此富足。按下不表。

且言山東沂州府蘭山縣李家莊有一李德，素好行善，夫人顏氏素曉三從四德，夫妻同庚，俱是五十歲。家中田產甚多，銀錢廣有，糧成倉，柴成垛，就是缺嗣無子。這四月初七日晚上，顏氏勸丈夫納妾生子，李德大笑，口呼：「夫人你教我老來當忘八齋？俗言：夫老妻少，女心不足，就要有醜事。傳揚出去，於臉面無光了。你我夫妻只可隨時以度光陰，修橋補路，濟困扶危，天必加護，何必納寵？」夫妻閒話，入夜就寢。睡至半夜，忽然李德「哎喲」一聲，將顏氏從夢中驚醒，忙問：「夫主怎麼了？」李德說：「嚇死我了！我夢見我同你赴咱莊前奶奶廟中燒香，見一猛虎臥在神櫺，故而嚇醒了我。」顏氏說：「這也出奇，我夢與你相同。」李德說：「即是同夢，又是夢見猛虎，必然見子。還望你生一子。」顏氏罵：「老天殺的！你盼兒想昏了心了。我自幼未開懷，還妄想我生養兒嗎？莫若天明咱夫妻赴奶奶廟去，一來燒香，二來到廟上看一看動靜便了。」夫妻二人又商議那裡修橋，那裡補路，那裡修廟造塔，在家齋僧供道，周濟貧窮之事，不覺天已丑末寅出之時，夫妻雙雙睡著。忽聞窗外有人叫道：「李德，你夫妻還不快去抱恁那兒來，等待何時？」李德夫妻從夢中驚醒，原是一夢。看天已有巳時了，遂穿衣而起。使女送進淨面水，夫妻同淨了面。又送進飯來，夫妻用飯已畢，命人套車，赴奶奶廟降香。

李家莊離廟約一二里地，天有午初。夫妻乘車，來至廟前，忽然起了一陣狂風，只見通天徹地一片紅光。眾人皆嚷：「此風奇怪！」皆找避風之處而去。李德夫妻下車，奔至靈官殿避風。剛來至靈官殿門前，風也住了，天氣也清明了。只見供桌前坐著一小孩。也不啼哭，衣服整齊，相貌端方，令人可愛。李德說：「這必是老奶奶送給咱夫妻之子了。」顏氏迎上前將兒抱起說：「咱夫妻急速回家去罷。」李德說：「且休還家，且到老奶奶座前叩個頭，焚化些紙鏢，報答老奶奶的恩德才是。再者每年奶奶殿前有許多的癱瘓殘疾、貧窮之人，對他說說知，令他等往咱家領飯三天。」顏氏說：「你去焚香化鏢、叩頭拜神，對貧人去說去罷，我帶著孩兒先回家去了。」李德說：「我明白你的心意，是恐人家來找孩子。若是人家來尋找孩子，也得給人家，不可離間人家骨肉。無人找孩子，方是咱的孩子，方應夢兆。」正說話間，圍上許多人。內中就有顏氏之胞弟顏國順，走近前問：「孩子你住哪村？你父是何人？」那小孩搖首說：「不知道。俺爹爹把我扔在火內，有一人把我抱來放在此，告訴我我娘是顏氏。」李德問：「抱你的人往那去了？」小孩指著靈官的法身說：「是他把我抱了來的。」顏國順說：「不用問了，這是姐姐和姐夫行好，老奶奶令靈官老爺給恁找了這個兒子為嗣，當唱一台大戲，謝一謝神、賀一賀喜才是。」李德說：「賢弟，你代我向戲上掌說知，定戲六天。在這廟會上唱三天，往咱家裡唱三天。」言罷，顏國順前去定戲，李德夫妻二人抱著孩子往大殿燒香。點一點那些乞丐，共有百十餘人，遂吩咐眾殘疾人：「你們到我家，每人領錢五百。我家甚忙，不能施飯，你等自去買著吃罷。」眾乞丐聞言叩頭，口呼「善人」而去。李好善夫妻二人燒了香，抱著小孩回家。殺豬宰羊，辦席待客，熱鬧了三天，並無耗費自己一文錢。列位想：李德平素為人好善，極公好義大名在外，那村鄰及遠村近莊沾過他的恩惠者都來賀喜，誰不帶三百二百、一千八百之賀禮？這也是李德的盛德感人益人甚深之故也。

一日，顏國順向李德夫婦言道：「我的女兒年方三歲，我這外甥年方四歲，我意欲與姐夫作這一門親，不知姐夫允否？」李德笑說：「你不嫌我是拾的孩子，咱就親上加親罷！」遂約一位媒婆換了換酒盅，成了姻眷。

這李德自從得了這個孩子，越法廣行善事。日月如梭，明時代更，倏然就是三年。孩子已是七歲，送入南學讀書。先生給他起學名李天賜。讀書甚是聰明。到了十二三歲，就能背誦五經，十四歲進了府學，眾親友皆來賀喜。李德心中大喜，操持款待親友，忙個不了。親友散去，自覺過力受風，漸漸沉重，醫藥罔效，辭世逝去。顏氏痛哭夫主太傷，身染重病不起。顏國順見姐姐無人扶持，一想自己家中無人，只得將女兒送來扶侍姑母，自己亦安樸心照管李家之事。又見姐姐病體日見沉重，醫藥罔效，也就一命歸西。李天賜只哭的死而復甦。顏國順代他料理喪事，至發引出殯，安葬祖塋，連衣衾棺槨，花費了一千三百餘兩白銀。

李天賜閉門守孝，不料歉收，年年荒旱。常言說：不怕歉收，只怕連荒。自從顏國順與他照顧發喪，乏項只可典賣物業；又有近枝本家也來與他照料家務，眾族人皆向手中攬把。這一分大家業，一年的光景就踢登了一大半。顏國順見李家本族上了手，明搶暗吞，這分家業凋零，暗說：「不好！知道的說李家本族侵吞，不知道的說我肥了己。我想我無有妻子掛念，年歲又荒，在此也難過活，不如離開他家，往關東且尋生路。」主意已定，舍了親生閨女，一跺腳竟奔關東去了，拋下閨女顏桂香。

這顏桂香與李天賜原是姑舅結親，李德夫妻出殯已竟，顏桂香不免了了壽罐子了。雖與李天賜為夫妻，未曾拜堂，仍以表兄妹相稱。忽然兩三日不見顏國順之面，家中又無柴米，忍饑挨餓。李天賜只得去尋族叔李旺。這李旺曾在他家做過生活，相隔不遠。李天賜來至李旺家，口呼：「叔叔，姪兒有事相煩你老。」李旺問：「賢姪，你有何事煩我？」李天賜說：「姪兒如今少吃無燒，煩叔叔代我找主，典賣幾畝田地，得些錢好買柴糶米，俺兄妹好度日。」李旺說：「放著顏國順是你母舅，又是你岳丈，何用你來找我呢？」李天賜說：「我的母舅好幾天未來家中。我訪問他人，外人傳說是上關東去了，所以來煩叔叔。」李旺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去寫一張文書，我給你找一買地之主。」李天賜聞言，即刻回家寫了一張文契，交給李旺。李旺持契找了一主，好地十畝賣了三十吊錢，淨得了二十吊，李旺扣訖十吊。李天賜買柴糶米，柴米甚貴，那些乞食的人甚多，他又是有名的施捨之家，所賣之錢未有兩個月，花費已盡。只得又寫了一張文契去找李旺，代己典賣地畝。那李旺說：「咱這莊及各鄰村皆是賣兒賣女，活人妻另嫁

人，各自逃生，那清亮瓦舍皆不值錢，賣地無主買，教我向那裡賣去？若依我說，你的丈人已經上了關東去了，目下北府裡來了兩個尋人的，不如你將你未合房的媳婦暫且賣幾吊錢，你也顧命，他也逃生。忍過這歉年，你是少年秀才，是甚麼人家擇那上好的再聘納一個。就是你丈人還家問他的閨女，你就說是餓死了，誰還與你作對證？」李天賜聞聽這一夕話，眼含痛淚，低頭不言不語，回家去了。正是：

善人難躲顛沛事，滿腹經綸不充饑。

畢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